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雲村稾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詒

水雲村稾卷八

元 劉壎 撰

墓表誌銘

始祖工曹劉公墓表

南豐劉氏之始祖曰工曹郎中諱希遜世仕南唐曾祖濠州刺史諱金祖清淮節度使贈太師謚忠肅諱仁贍考懷州刺史諱崇讃懷州而上未有葬南豐者葬南豐

者自工曹始故南豐劉氏祖工曹以為始也工曹殁垂四百年迹遠且湮歷官行事不復存存者一坏之土可哀也已按家譜書工曹葬九陂者牛頭坑地形若蛇蛤然國師陳孟陽實卜之坐離向子癸書之記其墓也又按舊史大師南唐廕鎮壽春周世宗擁重師來攻大師抗節死守與城存亡世宗哀其死而忠之追爵彭城郡王詔改清淮為忠正軍以旌厲於萬世而唐主亦贈公太師封越王賜謚忠肅故今子孫稱忠肅世家示不忘

也嗚呼五代逺矣數百年間位將相列方面英傑材武
崝軋頡頏顧一再傳或數傳即蕩泯澌斷吾宗幸不隕
墜汔于今厯更亂離文獻猶相仍為臣死忠天寶昌之
不然其曷克如是之久亦曷克使詩書一脉常緜緜也
噫其盛哉工曹子二長曙次昭昪州通判孫三人長元
亨次元常次江樓府君諱元載是為三位三大位析二
十一派二十一派存者五而出于江樓位者四焉至今
存也大宋寶祐中壎等常侍諸叔拜工曹墓下思有表

之後三十年為至元丙戌歲三月又拜焉念昔甫冠今望五矣歲月幾何人事難齊懼浸老無所復能為負追遠志凄然執筆刻石墓上用昭來裔墓距城三里孔邇且便風日佳時一往展省曰吾始祖也世世子孫宜勿忘是日叔長鎧前拜壎次之孫龍瑞麟瑞鸞瑞鳳瑞又次之五月朔日九世孫壎表時公年四十七

昇州通判劉公墓表

壎既表始祖工曹之墓自是而下墓遠且湮者將例表

之以彰先德隆世本也於是表通判公之墓焉公於工曹公為季子於壎為八世祖諱昭仕至通判昇州殁葬南豐河東之駟馬窠今為昌厚者冷水坑夫人黄氏祔其左鉅阜隆然叢萃蔚然至元丙戌歲清明節率諸幼剪荆棘訪兆域突起坡陀中堂封不壊意山靈訶護之剗削平治羅拜酹奠薦楮鏹野老環視駭嘆曰墓古矣何後嗣長遠逈若是也公徳善政績無所於考我後人蒙賴餘慶數百年文獻弗墜非積善不至此此固可考也

嗚呼盛哉曾祖諱仁贍唐清淮節度使贈太師謚忠肅祖諱崇讚懷州刺史父諱希遜工曹也母邵氏葬郭北僊君嶺子三人長元亨次元常次江樓府君諱元載孫男四人長曰汝舟次曰用滋守秘書省著作郎次瑕登寶元元年進士第虔州石城縣尉贈屯田員外郎次汝霖曾孫二十有八人其可稽者十七長某次某次某次其次某次某次輔堯次某次某次某次某次濰次德純次德恭次仲軻次德輝次溉次湜儒林郎秘書省校書郎南

劒州都曹次洵儒林郎洪州新建縣主簿次況福州寧德縣令終通直郎賜緋袋銀魚次德象次某次源次某次濟次容次演汀州户曹次渭次潼重刻石寘塚前曰昇州通判劉公二府君夫人黄氏墓而别買石書此以表云世世萬子孫毋忘八世孫壎表

本州教授曾月崖墓表

故南豐州儒學教授曾君歿期歲葬州西長者耆之神稟行有狀墓有志矣老友劉壎哀其平生復為文以表

諸墓曰自唐貿進士科宋因之成俗凡齒章縫親脉翰率以詞章科目為儒者之極功而它不皇務其得之也於人家國正亦未知其何如而偶失之即愁苦怨抑如不欲生如學佛而不臻疾證如脩僊而不遂冲舉甚至垂絶猶耿耿凄斷為終古之恨若吾故人曾君者誠可哀也君名友龍字雲叔家南豐之市山曾故望族也七世祖曰偕裕而好施施久寖貧貧猶施弗厭厚德者齡里稱曰長者及見其子發决科為名進士孫樽亦踵决

科善積慶餘而君出焉當盛年時頎而晳儀矩顒昂猶
班行中人也器識開擴不為拘儒局士而所篤尚專精
賦律踐世科顓固沈酣猶嗜飴蜜咸淳初特薦書試禮
部鋭取一中不利益奮發期再進則世俄易而科且廢
矣科廢猶琅琅誦哦古本流津曰吾志也間遇嘗擢第
成名者輒傾倒禮敬曰吾羨也君素重厚至臨事處變
則定且果方南北兵交𡊮嘯震野有司藉君聲望進鄉
社既被命即嚴保伍束丁壯有白晝攫醫囊者廉得實

送官尸諸市宄狡破膽一方以寧至元丁亥行省命教授本州學㕍佩得師者五年剡上將改調厭煩徑隱其小試止此大德甲辰歳年六十有九一日悵然曰吾試禮部時吾與某人俱吾賦與某人正同然某人得之吾竟失此一領緑衫吾遺恨也吾聞之流涕葢距科廢巳三十年距屬纊幾日耳憤悶未平猶若此吾故曰可哀也繇唐虞迄洙泗聖賢迭興其垂世立教良有在人之所以為人士之所以樹立不朽疑不專在科目得失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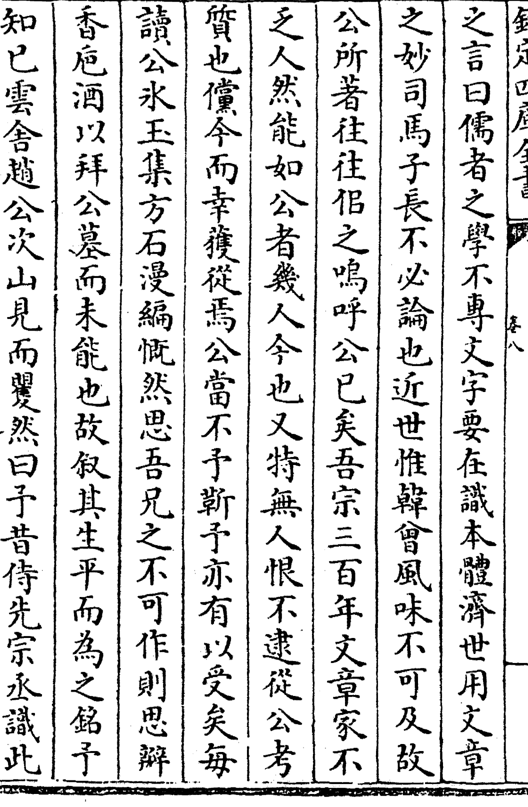
彼電火槿芩何與千載頹流俗驅靡之致令吾徒坐此
鬱勃至于老且死猶悲憤憔悴不自解葢世之通患而
亦未有若君甚切者滋可哀也公歿是年七月之十日
葬以次年八月之九日其世次與其佗可書者志已具
不重述述其所重者著之以慰吾知已於九泉而申之
詞曰
苦思長哦胡不高科歸來乎神寞遺恨不磨天乎奈何
宋太史劉公墓志銘

予宗兄太史公方石先生既葬十有五年其子鎮訪予
盰城南寓舍出尚齋劉君所為行實慘愴而言曰先人
之冡木拱矣顧未有銘銘先人者不在當世達顯人而
在深知先人之文者抑知之於生者趣附焉耳特淺之
為知今先人歿且久昔知之者希趨附之情見矣叔也
逦且綢羅先集片幅靡遺深嗜篤尚猶韓與柳是真知
也已銘非叔而誰予力量不敢當顧其情悲其言當而
予真深知公之文者矣故銘弗讓公劉氏㧞名信翁字方

石其別號世為南豐人幼英敏嗜學讀書深根極能賦有風骨丹霞張先生自明居盱江從朱陸明性理尤精先天之學鴻文大夫名為學者師一見奇公納為壻盡傾所學以授公公繇是盡聞過江與老儒言論宗旨文章大法語出心契警發融暢當是時項平菴安世柯東海夢得方孚若信孺陳魯叟汶曾景建極諸公俱東南奇人而公游從其間充其識度以昌其文遂大有名於世既薦於鄉而纍不利於春官廼退而深求聖經賢傳

諸史百家益肆力於古學其進如川其文如淵當路爭致禮聘公氣岸峭勁自持若氷雪與人交必惟道義不狥時俗好尚諸公貴人以是加嚴憚晚用纍恩授迪功郎監建康府糧料院寶祐初有詔修中興四朝信史於時元老大儒木石先生尤公焴以端明殿學士提綱史館得自辟屬一時鴻筆名流咸豫筆削公特起遠外入館為校勘初南豐自曾文定公典元豐史事越百七十餘年而公繼之里人以為公榮公不慊也公時年七十

有四矣龎皓登畿肅然澤臞而剛直之氣見乎顔面既
挾老筆分修諸志傳成同館英雋俱傾伏禮下之甚尤
公以公高年言于臺免朝參行香異禮也明年書成將
奏御而公故有寒喘疾疾大作四月六日卒於位朝野
知公者嘖嘖惌惜悲夫吾宗文章宿老所范奈何僅若
是也子鎮護其柩歸卜撫州之金潭葬焉予於公為羣
從嘗一再見見時年甫冠固未知公之學之文也既壯
則知之而公已逝然其後盡讀公之文知公之心蓋公



之言曰儒者之學不專文字要在識本體濟世用文章之妙司馬子長不必論也近世惟韓曾風味不可及故公所著往往侶之嗚呼公已矣吾宗三百年文章家不乏人然能如公者幾人今也又特無人恨不逮從公考質也儻今而幸獲從焉公當不予靳予亦有以受矣每讀公氷玉集方石漫編慨然思吾兄之不可作則思辯香卮酒以拜公墓而未能也故叙其生平而為之銘予知己雲舍趙公次山見而矍然曰予昔侍先宗丞識此

老敬此老亦以晚後未知湊泊故不及參此老今殊恨失此老也子為銘吾為子丹書可乎予謝不敢當趙公竟欲書之其世次則刻之碑陰銘曰

世貴者文而孰為祖惟韓惟曾與經作輔公本二人辰也高古筆削汗青猗嗟遅暮悠悠金潭蒼蒼宰樹悲夫嗚呼是為寶祐太史公之墓

先母揭氏孺人壙誌

先母揭氏孺人世居南豐生於宋開禧乙丑歲六月十

有五日終於至元甲申歲十一月十六日享年八十吾
宗自宋初昇州通判生江樓府君以德義儒雅大其門
子孫擢科列仕文獻相承至我曾大父登紹興第為道
州寧遠縣丞没於王事以承事郎致仕大父與先君世
濟文學為三百年詩禮故家先母歸于我先君先君没
不孝孤甫五晬依外氏寡母孤兒淒凉萬苦先母勤婦
工致束脩遣從師問學率自督課每孤燈青熒母紉縫
兒講習訖夜分或鷄鳴乃已嘗曰汝家世名儒吾望汝

毋失為儒也是時仁聖在御世運文明不孝孫既長獲以斯文受知魁儒名卿碩師勝友常車蓋盈門先毋聞其講義理評文章退輒喜其獲齒士流免淪落由毋教也常以嚴毅總家政以勤約理家務以肅潔奉家祭而於墳隴時省尤謹會權奸覆國三宮北遷先毋流涕曰噫無望矣撫諸孫必談舊事切切以狥時廢書為戒素多疾常露禱覬臨終無重苦八衮慶壽視聽不衰是冬俄盛寒喘卧疾五六日歷歷囑後事不少亂醫進藥似

少瘳忽顧不孝孤曰覺頗怳惚亟扶坐進𩜹復就枕而
逝於乎痛哉男不孝孤壎孫龍瑞麟瑞治命卜兆於塘
原者恩口之汪山乙酉歲九月丙申葬焉先母令德壽
考法應得銘顧鴻筆故人凋謝殆盡乃忍死紀實掩諸
幽永惟養志有慚誌壙奚益吾負吾母慚愧痛心昔也
㷀孤㷀㷀相依為命世未有此悲也今也兒無母憐堂
空景寂世未有此哀也嗚呼痛哉哀乎已矣哀乎已矣
吾母不可見吾哀與天終矣嗚呼山靈守護百世不墮

陵谷或移有見此碑誰無毋乎尚封崇之

自志

江之南有州曰豐豐之瀕有民曰劉壎字起潛父家淺村水雲間性寛静忍辱然浸成墮弛見事遅而課效疏所喪敗常什九初不改其尤駭特者無位而思救時無責而喜論事無財而樂施予道不行守道不易學不用嗜學不厭衆迂之自亦迂之終不改早參名輩大老槩有聞故於書不務拘束章句惟聖賢深旨是求曰書以

理身心達政治也穿鑿破碎無益也用即治經博士身
耳詩不求甚工亦不輕示人曰寄吾興陶吾情奚用人
知讀易至革讀詩至黍離匪風諸篇常凄怨不勝情曰
孰知我哀自恨孝養不盡當生旦即晨拜禰廟香一炷
淚數行曰哀哀劬勞忍舉觴乎世易道隱羣弟子率改
化奔放迺獨倏然理殘書訓飭如素深夜寒鐙父子談
古今商義理槁乾苦澹非人所堪猶欣然曰陋巷讀書
對聖賢語未為非樂其迂葢如此生嘉熙庚子歲年六

十有三矣誦陶詩自挽羡其達成自志且成示二子曰

生弗克顯揚吾親死毋葬先人墓下葬道旁當有識者

曰是非癡人耶不易節媚世取富貴而止於是葬于是

邪吾或有知耶志吾媿也自始祖工曹葬南豐一傳昇

州通判通判公六傳曾大父諱鐸登進士科官承事郎

大父炎父嚴俱治經教授州里母揭氏昔太史慈臨終

嘆曰大丈夫當佩七尺劒升天子之堂奈何而死乎悲

哉斯言抑窮達命也死生理也安命順理正也正而斃

已矣而又何悲銘曰

生何來死何歸百無成頑且癡豈無奇命制之有不死

者後天巍巍

趙深道墓誌銘

嗚呼運祚遷革臣子不奮忠力回危機哉成敗天也自

襄失守江左東南日夜告急議者疑必亡忠臣諱言亡

亡矣復圖存僅存卒不免亡崎嶇萬險期有所建立眷

命不祐川決氷消使人沈憤鬱鬱搏手就盡至于無可

奈何而後為不得已之舉蓋志士所不忍言而千載所共哀也初德祐乙亥冬毗陵以不屈屠蘇湖風靡明年孟春行都震丈丞相使北營謀講解兵羈留不反而輔臣吳謝劉胃輩獻璽輸國矣丞相至京口用義士劉𡼏策得逸去走西淮涉東浙遵海趨閩從景炎時則有撫州幕屬趙公淇道亦由贛趨閩從丞相丞相異之留佐都督府江淮勁勇多戀舊亦趨閩入廣公部軍且募義丁為助示以賞罰激以忠義間出偏師復故地屢捷於

是嶺南雲合霆震撼動江西東公美髭髯敵稱趙胡子名喧一時驚謂異人也已而精健日集南下萃全力攻一隅丞相掩襲北去公收散卒鼓行轉鬬將進衛厓山行朝逮己卯春厓山傾覆公覊嵐霧中四顧徬徨曰孤臣疇依乎然猶強自立至庚辰歳則至元之十七年矣度無可支柱始提其精兵萬衆内附皆慟哭投戈聞者為公悲愴嗚呼公逝矣日逺日忘誰知之予老且死不書誰書之故今特為公表之公諱孟濚深道其字宋秀

安僖王六世孫也建炎自汴徙南豐曾祖師拱承忠郎祖希趙朝奉郎考與則廣州通判公以經學登咸淳乙丑科進士為江州湖口縣主簿興國軍司理德祐初元計院趙公必岊守撫州辟為節制司幹官罷歸里急警報奔贛未幾南趨督府凡三年累擢要職主兵事最後請換武授澧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兼江西提刑都督諫議官改福建江西招捕使陞閩廣制置使久之兵解北覲賜宴賜袍授通議大夫禮

部尚書徽州路總管兼府尹不赴再入覲授杭州路總
管再授桂陽路總管罷歸里大德乙巳歲九月二十有
一日疾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娶曾氏子男二由崧
由嵬女一澆奴陳公諒其壻也明年四月丙辰葬漈原
耆天心坪之先塋又明年求予銘予夙厚公義應銘公
之始任州縣也以勤敏受薦舉晚而為郡也潔廉自律
秉清於吏拉朽于姦譁薦者表公風憲予謂是皆常事
毋容詳予所詳者為其初心有足輔民彞扶世教也公

起儒紳闒將畧精捍頪出意氣軒軒於文閡肆勁偉援經據史於事明鋭勇果中機合變於財也素輕其撫將士周賔友率傾倒不計乏絶至宴享必豐恥作寒儉態也由是從之者皆意滿少善格鬭擊刺尤精彎弧又能跣跋榛莽如履坦故于兵間艱阻荐經恬不為病性習則然而亦誠異哉其贊撫幕予適詣趙撫州署予掌書記與公共官舍會制置使駐撫予日游閒郡閒日公調娛帥守綏輯諸將飭城守理戎器綽綽有策晝夜即與

予閲軍書論緩急興亡為之相視以悲甞曰脫有不幸予當擁衆保險少延廟祀耳予悲其言暨歸自粤談景炎祥興事尤悲或時相顧墮淚也噫非烈丈夫奇男子也乎而九原不可作矣深文者猶曰誅殺多濫曰操執不完悲夫書曰責人斯無難誠使諸君易地而處之能為公所為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不能為公所為而訾其所未易為誠何心也今夫提孤軍起墜緒既非素拊循且迸裂潰決時苟弗戢即自焚矣謂誠濫耶嬰疾委

頓中得無魏其侯之守田蚡者乎何其神守屬纊不亂而欬若嚘嚶有弗間也至評公出處則箕子商之胄也臣于周范質周之賢也相乎宋聖人固列箕于三仁而考亭先賢亦躋質于名臣之録何也孟子曰男女不親授受禮也援溺權也亦天也吾如天何姑舍是而論公尤有大難者厥初一郡幕下僚耳正何與軍國事直忠憤堅勁汔至曷移秨終既三四年厥後不當小怨邪事既久而論未定何由得釋公初入見欽承宣諭有曰而

非看家狗乎主人歿矣猶守著一片田地不去乎稽首
三復令人隕涕蓋千載猶有餘哀也吁流俗不見知明
主獨知之請以是間執議者之口銘曰
才英且奇而時不逢志閎以鋭而施不洪家國阻訌丹
心有冲南服膺揚敵懾髯翁期晚西頽復于旦中哀哀
彼蒼運數昜終傍皇疇依惟時之蹤於赫明訓獨識孫
忠湘南再麾綏良戢兇曷不駕牡曷不乘驄曷不迭鶬
超然太空生也奇男沒也鬼雄其升於天燦然長虹老

友作銘直筆生風

建寧推官鄧公墓志銘

鄧君元實諱德秀世居南豐生而早慧未冠俊聲著矣性坦率不務粧飾而談詞英發精神流動閱書雙眸歷落數行俱下為文飛翰翩翩靡待搆思其明義理推治亂皆穎出深詣由是兩取鄉薦登咸淳戊辰進士科初景定庚申辛酉間三山陳令君琥來蒞邑令君成均名流邑之士望琴堂希一盻如渴令君鑒裁特精拔尤加

禮敬焉時輩如湯斯立曾唯仲及君俱列上賓余最鈍
樸亦廁蹟末坐令君嘗曰諸君異日皆袍笏中人也已
而斯立無成先歿唯仲亦徒四舉禮部亦無成予更落
莫獨君取青爾初調澧州司戶參軍事憲使青陽公夢
炎器能策略號西州奇傑於僚屬靳許可察君廉敏獨
委任無貳案牘非經君閱不署也憲兼郡事檄君决常
德獄獄有寃根連充斥君一閱得實縱舍殆盡澧陽尉
逐捕弗獲應黜君憐其初仕白憲使寬之止校尉吏人

稱長者制置使李公庭芝郡守趙公汝蘭亦知君遂與
憲使交薦於朝會考滿留君助而君以便養丐歸調建
寧府節度推官需次國事去矣悲夫君乃祖素厚我先
君故予與君彌厚聚辨傾豁無爾汝也君齒長予才敏
復勝予予每多君君乃不自足記癸酉歲予家盱城中君
從湖外沿檄歸省因過予曰近得君策一篇真可讀且
可法也其譏獎如此丙子兵交大勢未一有仗名義圖
興復者君與其謀軍聲震鄰君語予曰一興復即一麇

爛柰何予不敢應居數日益震且逼君籠鐙夜叩吾門決策予曰興復義也抑烏合非素練勢必擾盡少避乎君曰然俱散避已乃果擾且潰敗明年復見君相對欷歔而已又明年君避地峕山俄疾終至元戊寅歲七月四日也年止四十有七官止從政郎君所厚如月厓曾教友龍正心彭倅履道清逸趙使君孟瀠躬弔皆悲咤失聲知君深者復稱君孝事母母所愛諸女諸孫君能順承加厚歲入惟母命弗私又稱君勇為善邑吏吳宗

忤令尹罪且死哀祈君救君為昭雪得不死饋謝拒不
受人益賢之嗚呼才難古今所歎如君温蓄何可多得
哉儻不以時能不卓卓樹立以自見鼇動鯨奔淹鬱就
盡彼妄庸人無賴子起鼠壤蟻垤間乘時晝昏梟鳴虎
嘯至于豐大煇赫埒封君而儕世卿何德致然耶東郭
先生謂西門子曰汝之達非知得也北宫子之窮非愚
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鹽車服驥章父薦屨賈傅亦嘗
悒憤於此君其奈何君葬九坡者之揚梅蹄三十年有

孫繼昭軒然振立一日袖君所著秀山小稿蘄予詮次將鋟梓且丐銘予喜君之有後又念君之不可無述也遂銘之曾祖達祖玠父應祥母任氏娶張氏男顯孫先卒繼昭次男子也治命為顯孫後銘曰

黄文節公有言王良秣驥子而問塗氣已無萬里矣未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隕涕吁嗟元賓不幸類此豈曰無才豈曰無志時阸命制一第中廢不朽有銘千載少慰

王氏夫人墓誌

夫人王氏諱延童其先渤海人徙居京兆資德大夫浙東道宣慰使兼兩淮都轉運使阿里布其祖也武德將軍夔州路安撫使圖嚕布哈其父也至元中宣武將軍趙爾守南豐安撫公來為判官僚誼素篤會宣武公納祿其子綽哈忠翊繼來領郡因請婚於安撫公故夫人歸焉夫人生長世家而寛慈慧淑克盡婦道事長敬訓子嚴治家有度恤下有恩組繡縫織無不精習至於服儉勤甘勞苦樂施予踰二十年不懈至大三年四月一

日以疾逝年四十有一忠翊公哭之慟謂予曰已矣今而後無復為予助者矣頃予連歲留京師無暇理家事吾妻綱維戶門增廣貲產應接旅費無乏絶予處萬里外無後顧之憂皆其力也今也已矣又謂予曰吾纍世家寧海禮應歸葬於先塋顧官守無敢離次也卜兆南豐州新源者之僊君嶺將以是月十有三日從權殯焉先生為我志之予聞夫人歿之日無問中外親疏稱其德懷其恩皆慟哭失聲而忠翊公以失助尤悲予是以

知夫人賢行為不易得也遂書之子男三人哈喇布哈徹爾布哈實喇布哈女三人秀兒玉兒鈕鈕惟玉兒許嫁欒某餘在室孫一人玖珠是為志

聶母曾氏墓誌銘

至天元年歲戊申三月某日里友聶自得母夫人曾氏歿明年五月乙酉祔其柩於先塋又明年自得袖壙志踵吾門泣請銘夫人儒家女也世居州西之峰嶺其父江泉翁翔龍嘗受經於鄉達尊華谷先生嚴中書粲宋

端平甲午歲舉進士翁齊家有禮子若女俱循循服庭訓里稱之夫人諱慶雲適南停聶君某婉淑儉勤克相夫子尤篤義方訓嘗篝燈夜績課兒書不怠其事尊撫卑睦內輯外惟儒家矩度是循里益稱之大德甲辰歲以八袠該賜帛恩會生旦自得率卑屬拜舞稱觴𡡾族閭黨咸在賦詠成巨軸里又稱焉曾幾何年乃一旦無疾逝矣悲哉自王澤既息內則弗脩賢淑貞順往往罕聞於天下然嘗閱漢晉以來諸列女傳時有足為閨門

法者未至防决川奔經淪紀蠹若近世之不可道也當是時獨有號爲儒家者猶或篤守古迂時以先王之教私淑家庭故兒女薫陶未與俗混至於婦道母儀有若斯母得非聖經有法戒在邪由是推之斯母可銘也乃翁亦可敬也已子男某某孫某銘曰

蹈父訓貞以靜壽且康全正命子光昭孫繼盛世詩書勿替隕

陳倉使墓誌銘

吾州里近歲稱善人必曰陳月卿詢月卿所以善必曰急義出天性不矯昆弟同堂二十年其貲產不私由役賦輸率先奉令不懈族姻交朋假貸或疾喪乏絕周恤不拒歲歉發廩輒殺其直不校鄉隣忿爭訟鬬常持平排解不激館師加禮踰倍不靳游士與凡挾術藝踵門各滿意去不厭至自奉即缺然褚衾敝絮一榻不修也噫如是而曰善斯可矣聖賢以善律人其綱條固不止此然度君所能至復何以加此愚夫鄙人吝一金至乜

軀捐命其搏噬無厭足若饑虎者安得不媿此也月卿名評世居南豐之橋南能扳起洗濯大其家聲復能觀書識大義教子習文事尤喜與方士游郡嘗選為豐儲倉使以材稱卒不願仕年五十六以疾終至大二年十一月七日也明年七月丁酉其子奉柩葬集賢耆之黄家塘與厥配徐氏同壟而異坎既葬來求銘予聞古有馬少游者以鄉里善人著名漢史君善人也吾銘以補史銘曰

流光未頹而遽重昏歛其福報遺留嗣昆善人之墳以銘永存

孺人傅氏墓誌銘

予妻傅氏建昌南城人宋都官某之孫雲麓隱君某之女母羅氏宋咸淳丁卯歲歸於我歸附後大德癸卯歲十月七日終於正寢年六十有三至大辛亥歲閏七月己未葬于州北二都韓坊之蕨廕窠男三人龍瑞鱗瑞鸞瑞而龍瑞先十五年歿孫男二人渾深而深為龍瑞

後女一人德三娘尚幼其山龍自兌來坐未向丑與僊女峰對書此所以記其墓也其平生貞淑柔靜不妄言語孝事姑敬待夫教子寬卹下慈廉取而樂予勇為善而好觀書與夫縫紝繡組精巧過人烝嘗饋祀豐潔靡惰是皆可書而未有名世如歐曾者請之書予不得不略書也悲夫銘曰

三十七年同我甘苦所愧為夫何辭銘墓

前將仕郎趙伯宣墓誌銘

皇慶壬子歲秋八月予坐延平廣文舍小暇覽谿南諸
峰有佳色動吟興俄經生趙若洽趨而跪慘愴而言曰
吾先君不幸歿未克葬將以九月丙申葬不孝孫思欲
闡幽潛示光昭然傍皇無可託也敢以託先生先生而
念吾先君之隸講下也賜以銘非私友情乎予哀其請
為述焉君諱時播字伯宣宋廣陵郡王裔孫也世居福
州今為延平人曾祖公芾金紫光祿大夫祖彥挺武經
大夫父湙夫泉州觀察推官終宣教郎伯宣嘗舉進士

咸淳癸酉歲試福建運司中其選明年援登極恩授將
仕郎甫待銓值草命徑歸隱至大四年十有一月某日
以疾終年七十有一娶林氏子男一若洽也女二孫二
卜兆劍浦縣之黄煎坑予所書止此若洽復來前曰吾
先君平生寛慈而謙謹勇為善而樂聞過鄉族婣鄰社
而鄉譽歸之居閒三紀典籍自怡退然庠序間恬不作
榮進想而士論推之盍其子之述如此敢併書焉惜夫
公族之信厚而止予是也初予署事甫兩月而伯宣逝

其丈會也不數故知之也不詳然伯宣嘗對予語惴惴不妄發有以知其非口給取憎者氣質近厚有以知其非暴戾險譎者謂之善人人將曰可畀以銘烏乎不可銘曰

黃煎之山幽幽黃煎之水悠悠有美若人歸全斯邱銘不磨君奚憂

中大夫延平路宣相杏林公墓誌銘

公諱伊爾圖呼蘭其先回鶻人徙燕今為燕人所居種杏

成林因以自號父某嘗總治鷹房事世祖皇帝以才辯
被眷遇仕至工部尚書公幼隨侍適清光因謀進尚書
曉之曰兒之詞辯慮倉卒奏對失次適自累耳乃以中
書選為蒙古譯史博通諸國字語既慎且勤為時相所
信用會攻圍襄陽鈌馬公被檄馳河朔括馬不踰月得
駃駿數千赴軍大得濟又馳山東督餉遄告辦復得濟
時相稱信愛久之積年勞宣受完州達嚕噶齊年甫三
十初筮仕即紫綬人羨早貴凡再任為許州真州達嚕噶

齊入為萬億庫提舉亦再任出為江陵路同知七年授中大夫延平路達嚕噶齊乘傳開藩延祐二年三月也政尚寛静不弛不貪不作威弄權尤不忍興造煩民所專轄驛駟弓兵程督雖嚴無豪分擾鄰郡汀有屬邑曰寧化寇突至破之披昌振鄰將樂元通封也民驚潰空其邑公閒亟提蠻卒馳救又萃諸邑義勇佐官軍公指畫分屯寇諜知不犯公坐鎮兩月綏招逃散邑復全乃還府府倉受糧歲委長貳吏迭監臨類有私覬是歲公

適當次嚴禁令鏈宿蠹廩無敢以私進故輸送速辦公私忘諱明年臺察臨郡多所糾摘風動永立廉知公無玷善待而行公笑謂予曰繼令慎而益慎矣又曰吾齒寖邁吾將自休吾圭組自贍外節其羸堪謀生而逸老矣入夏縱啖冷瓜暴下不飲藥五月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七郡人賢而哀之其家發遺篋乃見無所蓄藏隨身適用而已人以是益信其果不貪也夫人某氏子男四曰瑀晗曰大都律俱未成丁餘二尤幼歿三日禮殯于

谿東二里之小沙實葬也搆亭覆其上九月亭成夫人使子來乞銘曰我公雅敬惟老師父師父亦雅知我公盍為公述平生大畧傳之子孫乎予哀其請輒述弗辭因思西北人材率雄傑悍鷙尚武而嗜殺意者天地勁氣攸萃耶而公獨稟和易趨尚文雅通儒書禮秀士喜談僊佛善作大字綷有中州風度其鍾天地之仁氣者歟胄出西土而種靈特異者歟噫善人亡矣可哀也乎銘曰

仁氣篤生西極異禀譬彼璞玉天質孚尹地分千里秩崇三品施也弗閎霜木凋隕民懷循良士頌謙謹燕雲超超託此旅殯雙谿徵鏡九峰揷蜀桐鄉之思百世弗泯

前朝請大夫邵武郡侯黎公墓誌銘

公諱靖德字共父永康軍導江縣人初仕閬撍于南劒將樂之黃因家焉遂為閩人曾祖棻登紹興進士科知成都府新都縣纍贈少師祖伯巽登淳熙進士科夔州

路提刑贈正奉大夫父自昭知惠州贈中散大夫叔祖伯登直顯謨閣知瀘州兼潼川路安撫使受公醇謹務學奏補將仕郎淳祐丙午試吏部中選調南劍州沙縣主簿滿授常州録事未赴服中散喪既祥監行在端平倉又監交引庫幹辦江西運司公事侍郎魯公颖茂尚書洪公燾踵為部使者二公俱當世吏師於屬僚無所假借獨奇公連剡推舉由是赴景定甲子春班遷京秩知撫州宜黃縣避親改邵武軍邵武縣用季勞賜服緋

魚公邑政清慎四封安和既授代通判建昌軍時郡守
多急政公佐以寛簡民便之公餘杜門勤書纂次晦菴
語録分類成編刻諸江西書院士便之移通判邵武軍
授代趨京會賈似道出督潰遁王陳二丞相更化公封
事極陳缺政切直無避且獻救急策王相閱視大喜署
其後謂鑿鑿皆精實語擬擢丞相掾適邵武寇張民呶
郡守遁廟論謂公兩仕邵習知情偽除監登聞檢院出
守邵武軍免陛辭兼程至郡綏靖整飭㲻鼿帖妥德祐

乙亥八月也是冬江西制帥黄萬石遁入閩陰懐異志兵民洶洶公慮汙玷解印綬去隱將樂縣之珠瀕茸斗室將老焉明年冬十月三山行朝除公軍器監丞都督府參議官不赴俄剽冦蠭起有魁渠伍姓者衆揜至公寓所空其貲而火之公遂不免十二月三日也年止五十有一官至朝請大夫子男二逢原將仕郎爽原繼娴家鄒滚孫男一仲仁公遇害之明年逢原哀訴憲府部使者陳公元英捕伍寇梟首剖心為位以祭公其文有

曰世之治也君子在位為守為牧世之亂也君子在野為魚為肉矦死賊手何禍斯酷又曰我興弔伐取賊封腹剖心以祭矦其瞑目逢原既復父讎奉其柩殯僧地未襄事逢原亦歿惟仲仁存流寓光澤矣嗚呼悲夫昔公之佐盱也廉靜簡儉自處如寒士揮屏塵俗不茍交接予特以斯文相契辱愛等骨肉焉其守邵也禮聘荐至予以親老辭弗克赴及其隱處也猶間道馳書相勞苦且曰暫寓劒邵之間若欲使予知而嘗相聞者噫孰

知一旦顛隕至斯極乎公殁且四十載予忝仕閩嘗沿
憲檄行縣至將樂首訪公遺蹤無存焉既代還經光澤
物色仲仁幸見焉而亦中年矣仲仁曰吾父葬光澤吾
將迎吾祖而就葬便時省也出行實請曰葬必有銘非
先生其誰銘予于是愴然緹襲以歸歸而孰復則公之平生
歷歷在眼忍不銘乎自古海播塵揚時薦紳大夫士不幸
羅隨凶逆者何限而公尤可哀者清規與學廉聲惠政
宜有載雲旗射天狼以相翼佑者顧亦若是慘則理之

所不可推也理不可推亡所歸咎則奈何諉曰數爾嗚呼悲夫銘曰

蜀文獻家珪組滿門奕世生賢清修而文時危抗章朝野傾聽專城幾何朱光西冥遼東避世吾慕幼安狼虎血牙聞者辛酸踰四十秋䰟始復土生死交情為公銘墓

梅谿范隱士壽基誌銘

延平古多幽人逸士或繇僊佛成道或用方術著名予

宦是邦談經餘暇嘗願交一二不可得晚乃得一人焉
曰梅谿隱士范君挹其貌肅而和聆其言質而通詢其
世則宦家叩其學則昔為士而今游藝者也習儒術弗
售習修鍊術嘗結廬空山終歲入靜尤喜習青囊術談
龍穴卦應甚神常為好事者延致自言曾歷東南山水
間覆驗古僊人所建立若城郭若寺觀若陽宅陰穴無
一不按經據典故禍福興替無一不響應又自言吾家
生理微而冢嗣息因求諸地理以救之得于其鄉之東

谿一以瘞二親一以瘞子婦既而毓孫三俱秀敏可望
而家道亦漸昌又得其一于龜山留以藏吾蜕也其說
皆精實入妙自信不惑謂景純蒻松決不誤來世謂人
間成毀升沉決由陰陽風水出予素迂僻不通解然聞
君言若此固亦深服君之篤信此也延祐丙辰歲夏五
予將乘驛還江西小駐城西之招僊一日君過我曰葬
必有銘禮也然銘之美惡死者何知曷若未死而得銘
乎吾死期遲速未可知而死之必不免也吾知之矣幸

未死又幸辱知能豫賜一銘乎予曰古之人有自輓者有自志者有訣墓中人者乃若生而刻銘非古也是殆不可且葬也而銘蓋逆慮夫世遠墓湮或至暴露故刻金石著姓名紀言行庶幾後人哀而掩闔焉此孝子慈孫事非墓中責也是殆不可君曰自我作古庸何傷且以此彰吾達又何玷予強應曰諾遂為志曰君名起莘字希尹世居南平縣土芹鄉之梅岐里因號梅谿曽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娶某氏子某蚤世

孫三震艮坎君令年甫六十有三壽未艾也故缺其文以俟曰歿以其年月之某日葬以其年月之某日異時掩壙即填而刻之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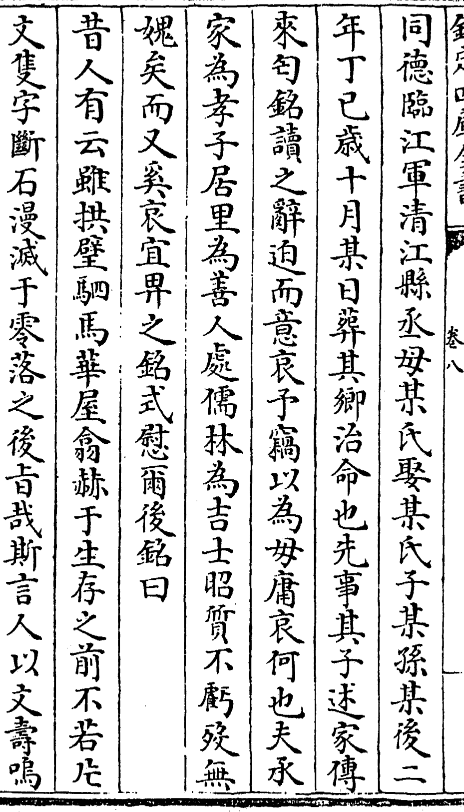
龜山聚氣強龍獻瑞未葬而銘何太早計吾銘不可妄得于以成人之美斯文斯邱千載弗毀

前貢補進士宜川葉實夫墓誌銘

葉于撫宜川為閩家宜川于吾豐為接壤以故予少嘗識其先世字季武為邑丞者其人忠信而文有德人雅

士之風予竊敬之别一周甲子逝且遠矣已而吾孫辱壻其門視丞公妻祖也公有子三長字實夫于吾孫妻伯祖也予不逮識實夫然知實夫蓋端厚執禮如乃翁勤敏篤學如乃翁也蚤歲馳英聲嘗試咸淳文場両中選赴成均輒報罷又嘗隨侍仕康廬膺禮聘講洞學當是時實齋劉公漢傳負朝望領郡鑒裁特精與山長孔君某俱異待實夫資其談經用淑稚佩久之將振厲鋭進繼躅前芳會溟渤埃昏修涂蕪薉于是韜閟芒刿浮

游消揺庶幾乎馬少游之為里善人而龎徳公之遺子
孫以安也又久之鄰封嘯簟蔓延踰境乃至廬𡡹槖空
震蕩竄匿無寧歳有司病焉采里望堪屏翰者得實夫
檄授鄉正實夫應接綏撫舒卷中機遠邇卒帖息實夫
性至孝奉八齡之親于鋒刃紛糾中常怡顔不違性復
嗜學當科目一新時督兒孫日誦習不倦既壽且康意
若有待于振家學紹祖風乃不幸而年止七十有六延
祐乙卯歳二月五日逝矣實夫諱天秀曽祖某祖某父



同德臨江軍清江縣丞毋某氏娶某氏子某孫某後二年丁巳歲十月某日葬其鄉治命也先事其子述家傳來匄銘讀之辭迫而意哀予竊以為毋庸哀何也夫承家為孝子居里為善人處儒林為吉士昭質不虧歿無媿矣而又奚哀宜畀之銘式慰爾後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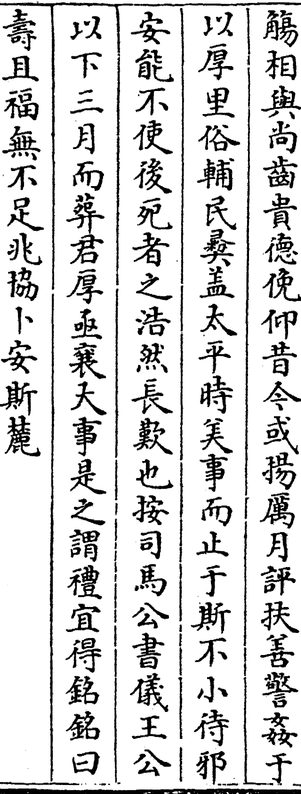
昔人有云雖拱壁駟馬華屋翕赫于生存之前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于零落之後旨哉斯言人以文壽嗚呼實夫展也不朽

皆山黄隱君墓誌銘

予仕閩久告老歸詢鄉社年相若猶存者幾咸曰某垂八齡某踰八齡俱康健也而黄君子榮與其一又詢里吾人擅令譽享厚福者幾咸曰某好善崛興也某積善寖昌也而子榮亦與其一竊喜夫里之賢而壽者多吾猶及見且諸老猶待吾歸見彌足喜也雅欲合從選勝稍娱晚節乃倏聞子榮逝未之信也已而其子君厚撫行實來丐銘信矣又竊悲夫風鐙之易零樂事之不可期也

歲既晏而孰華予其何忍執鉛筆耶將固辭顧疇昔識
子榮交君厚無容辭則采其實為志曰子榮諱必達先
世繇洪雙井析派家南豐之白田曾祖某祖某父某俱
務實趨善漸致豐裕子榮是承是懋滋充盈卒大其門
為人魁岸有楨幹質實無畦穽解紛周急環里傾依而
有司亦才之凡盤錯輒資其力當寶祐戊午訖德祐乙
亥鄰封蔿訾獨能糾合綏靖屏翰東鄉逮世易靡潰時
復能弭宄植良民用安堵暨至元己丑汀畲繹騷將溝

州州且瀆獨能部勒民義為王旅先由是聲聨勢張州
恃以完不憚勞不希賞有司尤義之豐之自邑陞州也
奔競成習往往挾貲取名迂視儒術獨能矯俗從文隆
師訓子無虛歲晚亦樂親童縫有加禮君厚得以搴芳
士林父教也所居池臺頗占地勝有太守過從悅之為
扁曰皆山故自稱皆山翁延祐丁巳春正月十有八日
疾終于正寢年八十有三娶樂氏先歿子男二天祥蚤
世君厚需次吉安路龍泉縣北鄉巡檢孫某三月庚申



葬黃柏原之瑤坪阡嗟呼子榮善人也而止于斯不小待耶如小待即風日佳時山亭野寺龐皓三五倚筇攜觴相與尚齒貴德俛仰昔今或揚厲月評扶善警姦于以厚里俗輔民彛盖太平時美事而止于斯不小待邪安能不使後死者之浩然長歎也按司馬公書儀王公以下三月而葬君厚亟襄大事是之謂禮宜得銘銘曰

壽且福無不足兆協卜安斯麓

貢補進士王君墓誌銘

前貢補太學生王君正父諱守正家于南豐太平鄉之三原年七十有七以延祐丙辰歲三月五日終于家之正寢以明年四月辛酉葬于里之蓮華岡先一月其孫孟瑋銜諸父命奉行狀跪而進曰先大父雖未獲交先生顧先君嘗辱交矣先大父歿未葬葬有日未銘也敢援先君故好而丐銘幸諾焉是吾三世藉以不朽也敢請予因思正父居同郡生同庚學同業今其請也勤何愛幅紙數十行不以章潛德慰孝思乎遂應曰諾惟正

父幼機警酷嗜學于學也根于恕故以如心自號于親克孝歷世變顛沛中未嘗一日失歡心也于弟昆友讓均于子孫繩約嚴于友朋敦信義死生無負于僮奴視才短長指授雖跛聾無棄于趨善勇往如家量出納無二是也凡此俱狀所已書予竊有特書者焉吾豐素稱文獻邦往昔無論城闉里巷東阡西陌伊吾聲常相屬化美成俗槩以不儒為恥故雖粟連廒金盈匱昂昂峙闠右然而誦弦不接于其鄰章縫不踵于其門即清議畀鄙之曰何

物俗予也率見擯于鄉士大夫由是負資力知愧赧者
爭自憤厲滌濯粉澤緣飾冀以免守錢奴多牛翁之譏
而曰吾士矣抑猶有狙服竄名姑惟誑愚掩葢而實不
學即清議復界鄙之資以為笑當是時誠意向儒斯文
自貴惟三原王氏最雖宗茂支蕃慕向或殊而其專勤
比于寒窶貶損忘其侈汰惟正父伯仲最以故伯氏通
父試景定甲子中選上南宫正父試咸淳癸酉亦中選
補成均久之通父逝正父衣冠儼立兀兀談經義世易

矣志弗易也宜特書狀又言正父苦學由天性雖亂離
蕩析猶結茅依墓誦讀琅琅雖莫色蒼然猶搆家塾祀
先聖率子孫寅奉如禮雖利習瀾倒猶建樓儲書常留
賓論辯為樂其富而好禮也又宜特書嗚呼習俗移人
賢者不免昔人嘗悒悒于是矣壯老好修揮絶蕪穢空
山寒日郁然與簡編相始終若正父者殆蕭艾中之蘭
茝歟惜也不逮識君而止銘君也曾祖其祖其父其子
其孫其銘曰

飲一瓢食一簞齑矣唯克己好學也聖人賢之有民人
有社稷修矣謂何必讀書也聖人斥之猗嗟正父傾心
儒門詩禮芳潤昌其後昆後昆能勤亡也如存

趙聖清墓誌銘

故友聖清趙姓孟沁名石塘其自號建炎自汲南渡始
為南豐人承節郎諱師齊之曽孫運司貢士諱希康之
孫吉水縣主簿諱與訪之子也前代王孫之遺胄庠序
之秀士州里之吉人也不表暴以眩俗不輕儇以肆志

而惟端謹寡過克循矩度者也不沉溺于曲學而惟專經屬文志取科目雖時不逢而學不廢者也不慕薄俗之華侈而惟守儉勤致豐裕退然務實自適者也其謙篤若是即怡愉壽康宜也乃僅六十有三延祐戊午歲正月某日逝矣悲夫昔歲予忝領鄉校苦乏助釆士譽資聖清為助當是時搆[illegible]一新學務叢委聖清謹出納嚴程督調娛補苴績是用集予固喜之比歲予仕閩久乃歸歸欲亟見聖清則聞病瘵久謝客矣予深惜之今

年首春造其廬聖清矍然迎待論心移晷見其神情步
履若平素予又特喜曾幾何日遽傳疾復作不可為悲
夫孰知此一見乃竟為永訣乎一日其子由增來言曰
將以五月某日葬州里五都之池原未有銘也敢請予
欲辭以同庠故無容辭聖清娶林繼王子男四女四孫
男一女一銘曰
石為塘兮齒齒塘之水兮清沘其渚也深其潤無止何
斯銘斯式表善士

寧海州倉使孫公墓誌銘

郡少尹孫侯家寧海而仕南豐三閱歲將賦歸語予曰先君倉使棄諸孤殯淺土有年未卜兆也吾反吾廬逝不親它務惟窀穸是務庶其少贖不孝罪然墓必有碑碑必有銘銘必有所託託之先生能勿吝乎予謝何敢吝直愧弗文將無以稱顯揚耳于是掇其家譜而為之述按孫氏故複姓公孫也肇自遼西之令支世悠遠莫考略見于史者曰度曰淵疑即其宗顧不知何年去複

而為單姓又不知何年析其派居燕復自燕徙寧海遂
為寧海人公諱公佑字翼之其諱希而力穡興家者曾
祖也諱福而仕金為評事娶田氏者祖也諱時英仕元
為戶部郎中娶沙氏繼解氏者考也初戶部公生三子
伯曰公亮仲曰公佐並受朝命為商山鐵冶提舉儒書
吏牘博習兼濟俱時論所器重季即倉使仕鄉郡不大
顯而其德義律身禮法齊家厚族睦婣拯難賙急能使
州里稱善人猶如二兄焉二兄徙家青社仕寖顯家寖

昌公處寧海故宅其子孫蕃家力裕亦如二兒焉提舉
公之居青社也家有木函備貯儲歲在辛未有栢一根
產函之底芳馨蒨聚觀駭異公喜曰是謂壽徵其吾
家眉壽之占乎時甫中年已而與長弟果得壽近九齡
倉使公亦如之大德甲辰歲偕夫人郭氏同躋八十遠
邇慶羨頌歌聯軸靡不曰積善之報也公既享高年膺
厚福及見厥子之榮官清時暇日夷猶樂天又靡不曰
行地僊翁也以大德某年某月某日逝年八十有二夫

人以某年某月某日逝年八十有四男好直承務郎同知南豐州事次好禮博興州稅使次好智膠州吏目孫男自恭至寧凡六將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夫人柩合葬于其鄉祔祖壟也昔有從寧海來者間為予道孫氏世以德善著予固未之敢信令而福壽之報彌章世官之榮弗替斯可信已易曰積善有慶書曰天道福善允矣不誣嘗聞叔敖以瘞蛇致卿相鍾以設瓜感真靈派胄雖殊抑何孫門之多善人而天之于是宗又何其多顯

報邪彼有不信夫為善之必有報而天道之必不昧者其尚鑒于孫氏哉銘曰

孫起遼西蔓延山東有門其崇積厚報豐維倉使公棣鄂森秀雙慶眉壽子榮孫茂考終有年窆于新阡惟善故傳永燿銘篇

奉議大夫南豐州知州王公墓誌銘

公諱著字善章姓王氏東平人也東平文獻郡自野齋李公集生徒講家塾衿佩雲赴若河汾伊洛間雖賦資

有敏鈍進學有淺深凡一登門經指授無不取中于時往往資以致名聲規仕進公其一也公家世仕金為顯宦有封國于魯者已乃中微至公生而幼慧崛起屹立既長偕同志事野齋日侍書策琴瑟間薰染成習駸駸頽出寖長習文事明法律得推擇為吏至元中繇尚膳監徙軍器監典符移有能聲久之出掾福建行省入領西山灰場積年勞登品從初授平江路長洲縣丞府命監視平准庫庫官吏侵盜鈔本至踰萬錠上下互蒙蔽

公白發其姦犯者懼厚賂公公不為動事聞優陞一等授建德路遂安縣尹元貞大德間授湖南道宣慰司經歷滿授潭州推官不赴改授信州推官滿宣授杭州路稅務提舉當丁未戊申間閩越饑疫露骸横藉行商景絶由是課大虧督補急星火公傾貲均償至貸負無怨言後更以最聞延祐初擢南豐知州州閩贑接壤也地僻罕迎送民淳安耕鑿戶無豪俠里無推貍公順其俗而撫柔之壹惟以平恕為政本絶撈求禁動揺民用大

和鄰封南城縣緣偽鈔縱首惡妄指株連州民至數十尉領卒踰境會廵檢掩捕若劇盜然田里洶洶公奮曰良民也吾知之宜急救不救即數十人死數十家破矣纍移檄駁止且戒廵檢毋曲狥尉失意去民獲全咸額首戴公郡庠禮殿素雄峙一夕梁蠹棟傾貌像幾仆亟議修顧役重力殫官士俱失色公曰吾有以處勿憂也稽簿書蒐遺餘得有司所封貯舊學租謬指為貢莊粟者九四百斛請于省易楮市材與輪增耀復飾袞冕像

新𢡟星門士刻石頌功焉州東祠僊真曰王侍宸職雨暘著靈異歲頻亢旱公繞往禱靇雨輒踵至或淫潦復往拜即雲收日舒如翻覆手若此者屢咸駭異之公爲搆山亭表僊蹤以敌雨朞歲農無旱澇憂由公力也歲首嘗逆計艱歉先期騰牘丐早發官廪且重糴厥直以優民逮耕耨時至則備豫而食足矣民不待哺亦由公力也郡有候卒抵罪獄垂成繇徑祈免主吏且陰助公曰不可事干刑名敢狥情曲法乎正其罪聞者歎服嗟

夫公之于政績也小施爾假之歳年丕展素藴漢良吏
不分半席乎不幸縁小敓徃建昌嬰暴疾亟輿還州廨
甫一日卒矣延祐己未正月十有七日也年止六十有
七官止奉議大夫悲哉公之初領郡也予仕閩未之識
然游士延譽家書傳音率稱道公政由是知公名曁予
代還甫謁入即倒𩍐傾豁若素交予不省奚以然也其
咨訪政理賡酬篇章無虗日讌和愼粟言洞肺腑一不
作世俗矯偽狀且命長孫來受經焉予又不省奚以然

也思公笑言歷歷在眼悲哉不可作矣曾祖某祖某魯
國公考祐妣馬氏娶李氏子男三子誠子達思文女一
適同郡趙世顯孫男二長英孫次元豐是歲四月載柩
歸葬東平故里諸子來丐銘予坐老病固辭且曉之曰
而翁故舊滿朝名世鉅儒提大手筆者滿朝子歸而求
銘宜也銘豈予所得為諸子請曰世之欲得銘者率陰
祈達官顯人假條冰煇映不計生死交情也惟其然故
序載失實而傳播致疑徒自欺爾銘猶不銘今而吾父

所雅敬惟老師老師復深知吾父則夫以郡士而紀邦
侯也公以知已而秉銘筆也直吾父無知即已如有知
也銘由老師出九原不慰乎予聆斯言而益悲乃為銘
併書其近事之一曰公義不忘師門嘗逮請放魯齋許
公故事命野齋李公列從祀聞于行省是之轉聞于朝
矣擬奏稾將獲可銘曰
王為顯姓𠁊奕東魯言亢其宗有善章父魯國之孫野
齋之徒盛年亨衢才名于于秉麾南州政平民悅夷路

啟傾六轡驟蹶丹旐非歸州人悲號畀此銘詩永世之思

李氏孺人墓誌銘

里同姓有名希龍字浩可嘗歷吾州行用庫副使者一日請于予曰頃不幸遭妻喪窆有坎葬有期而刻未有銘也聞諸士論凡歿而有足稱者類辱銘于仁人不佞敢請予惟寢耄且昏將摒屏翰墨謝塵事安得復效唐賢諛墓中人哉即固辭已而其請益力曰吾妻非有封

爵贈謚也亦惟是婦道母儀粗有足書顧弗獲片言掩諸幽是墮大倫閟潛德仁人其忍諸予于是蹴然哀之乃俾述其平生曰吾妻同鄉李氏諱妙靜其先世嘗試童子科至今人稱李神童家家故尚禮法其在室也濡染母訓貞靜婉淑其歸于我也能勤能儉能協和中外飭家務其于子孫能律以矩範勉以詩書其待姻族能篤恩義得歡心其視鄉鄰貧之能賙恤不吝而其于釋教益能崇信常捐金搆創不倦也歿以延祐戊午十月

之某日年七十子男四長惟一後一年殁次某某某孫男四女五葬以明年八月庚申實本鄉之五龍坑若此皆其夫之述而不假于人之諛信斯言也少為淑女壯爲令妻而老為賢母所謂可書其在玆乎浩可家吾州里世稱善人迄今羣從及其子若孫俱樸茂端謹弗侈弗矜而李氏復篤于善濟美夫家其豐衍未艾也吾知之矣故畀以銘吾觀古昔賢婦人其制行卓異者率載之史其不至于卓異不得列于史則託之銘銘而傳猶

夫史也吾銘豈輕畀者銘曰

爲婦而賢為母而壽歸全斯邱式裕爾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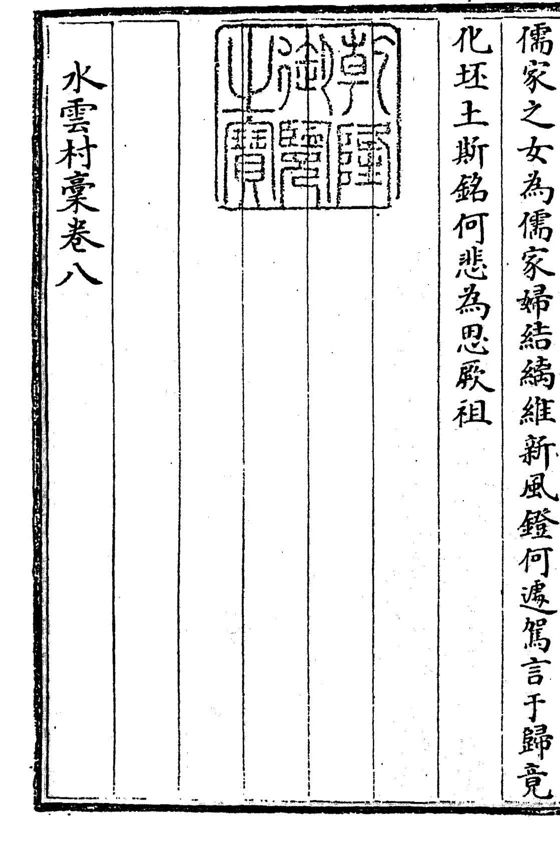
陸郡彭氏墓誌銘

吾故人宗正寺簿寶塘黃公之曾孫曰瑞曾昔請婚于吾里故人提舉彭公之長女孫曰德玉既獲諾久之瑞曾承父命來受室于彭因館甥焉甫三朞將于歸行廟見禮拜舅姑堂下不幸遽以疹疾夭惜哉瑞曾嘗從予受經一日踵門愴然曰薄命失助冐負吾親望無以為懷

矣吾乃祖乃父俾歸柩于黄氏之阡而吾婦翁素鍾愛未忍遽棄捐也酌情從宜姑就窆而為後圖惟是冢隧有刻敢以累先生先生能不替世好乎其賜之言以泄瑞曾之悲予老矣不輕誌人墓抑二姓俱平生老友而于瑞曾同筆硯誼難拒于是閱其狀有曰志女功執婦道平居無厲聲疾色柔和儉勤罔有間言能事父母如舅姑能于弟姪加友愛雖未逮事重闈而歲時致禮省問必嚴必敬如親見之故吾二親之聞訃也相向而哭

之良疾驅百里臨其喪子閲狀至此不待終曰足矣可
以稱賢婦當吾銘矣儒家女服習禮訓養成淑質宜不
與流俗庸婦同惟其夭也故可書者止此誠獲永年供
甘旨奉烝嘗宜家睦族寧不為瑞曾之良助令而止乎
是也天也人其奈何曾祖日新贈宣義郎祖履道從仕
郎瑞州蒙山銀場提舉父禄孫未仕母鄒氏女肇娘甫
半歲大德丁酉三月某日其生也延祐己未七月四日
其殁也某月甲子其葬日也某山某原其藏穴也銘曰

儒家之女為儒家婦結縭維新風鐙何遽篤言于歸竟化坯土斯銘何悲為思厥祖



水雲村稾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雲村稾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張曾詒

水雲村稾卷九

元 劉壎 撰

啟上

通謝丞相

上丞相印早從緑野之游隨使者車來問洪鈞之轉行矣肅章服而進期於瞻黼扆之光齋心通名頓首納贄共官真古人傑為今名臣以魯論致太平漫邁管蕭之

匹用周官立法度上嬔伊吕之間揆路三年盤石四履正歷階而趨宰輔欲平地而作神僊遂挂神武之衣冠甘樂清音之鐘鼓減聲伎省騶從未數唐人之清居鼎鼐無樓臺儼若冠公之儉於惟名德簡在淵衷時感思西蜀之英公復從東山而起寛夫百許歲重來軍國之平章君實九分人寧忍園林之獨樂其忝聨宗籍浪竊世科閉户讀書亦既蹈寒餓之水火硏朱點易頗欲窺廣大之乾坤適飛輓之眷知以畫諾而辟置幸際洛社

耆英之會輒修韓門弟子之恭念昔先人曾是相國之
客訖至今日誰憐中散之孤歸誠三台徹福再世華竹
秀而野將窺五畆之園風雨安如山終庇萬間之厦瞻
依匪遠歸倚彌深

通楊提舉

掩袂壚亭曾共聽於夜雨分符傒甸喜采映於福星遥
瞻禮樂之光願託蕃宣之庇其官三湘奇氣四海高風
志在春秋學問傳素王之正名若日月器能兼諸子之

長以嚴明為涖政之規模以莊肅為飭躬之本領翩雙
鳧之入覲儼丹鳳之來儀棨棨道州之聲汪洋楚水皇皇
周原之望洗濯瘴煙且將接大微之躔乃復屈澤國之
節我聞在昔人亦有言謂關西之畏四知宜司食貨若
龜山之救一半合在朝廷然時方急於諏詢故政姑煩
于豈弟載嘉醒贖有偉將明競傳歛散之適宜屬無恙
矣亦曰激清之竦聽職有利哉惟中朝方啟於太平恐
外服難掩於顯用激西江之斗水已聞盛積於腐紅朝

北極之一星遥見入聯于荷紫其力微心在志廣才疎奏上林子虛之篇激昂已倦聽貞元供奉之曲感慨徒多身還黃葉之邨夢斷紫薇之省敢謂清朝之垂念俾分巨屏以承流既體統之相維豈禮文之敢缺顓石三百里所願息於歎愁廣廈千萬間終有祈於覆幬其所謂敬不在斯文

通謝都大

暉騰鑄冶兼提數路之權職忝題輿遠藉萬間之庇久

顧締交而微介紹令欣備數而効走趨誰為先容殆有默相其官鍾靈台嶽挺秀相門季方難弟元方難兄允謂一時之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相承數葉之芳獨推左戚之賢最著右丞之政凝香而森畫戟謁黄龍循吏之稱入省而襆青綾偉貞元朝士之望惟時議政重在豐財子母相權每病阜通之無策君相共簡咸欣斡運之有人暫違立玉之班往課流泉之績文閣峻遷於寓直使軺廣統於提封方日鼓於洪鑪遄山積於朽貫生

財有道行彰坏治之勲播物無垠式廣鈞陶之業其素
無宦譜頗讀儒書一科不補于辛勤老將至矣半世殆
成於流落命亦安之適了邑勞遂佐郡事翠浪玉虹之
佳處似有宿緣紅蓮緑幕之舊游已成陳蹟雖自喜經
從之熟若爲俾觀聽之新尚獲私於忭懞庶其免於顛
沛鐵九州而鑄錯第懷躍冶之羞丹一點而成金願溥
在鎔之惠

通趙大帥

開元帥府於昭鈇鉞之威隨使者車密邇旌幢之蔭雖
號分臺而涖事實均列屬以受容遥瞻邃嚴敬叙歸嚮
某官機神明鑑文武威風蚤振江淮之名丹心若月生
禀岷峨之氣定力如山指麾已失於蕭曺比擬自謙於
樂管龍節英蕩鎮真揚之提封燕寢清香壯金焦之形
勢乃陞華於邃閣乃導旨於機庭適長江風寒之區方
嚴襄彊若要地雲屯之戍宜重中權資詩書禮樂以折
衝覺營壘旌旗之改觀洗足入船上岸擊賊從容制敵

之規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燕適巡邊之樂鼓角讙亮波
濤肅清羌人服趙將軍永絶羽書之警遼吏畏司馬相
歡迎繡衮之歸其筮仕無奇承家不競爽下澤御款段
每自安於平生叫閶闔呈琅玕覺難諧于當世頃幸邑
灘之涉謾尋計幕之游顧皇華之在原何資畫諾適紅
牙之開閫喜近照臨諒不忍於壑鄰尚或私於鈞播詎
大府而受約束溯風悵隔於一江褒章服而謁上官何
日獲瞻於六纛弟嚴修餝遥聽指呼

通徐提刑

褰帷入境聳瞻直指之威贊幕充員謬主將輸之晝實
幸相維于體統敢云各異于司存矧再世以辱知輒三
熏而修敬某官瑰偉宿望卓犖通材抱送麒麟生全光
岳之正氣巍登龍虎早垂宇宙之大名踐敭華資培植
雅器凝清香森畫戟藹然循吏之稱開黄道拜紫宸藉
甚望郎之譽密勿漢廷之侍侵尋雍㝝之聯適當錢楮
之相權阜通是尚深軫官民之交病緩急失中肆命儒

英丕宣帝旨殘以寛慢以猛恃平允恊于權宜下逼重
上適輕執法畢伸於寃枉不待效雍輪之舉自足彰持
斧之尊小試澂清端遄歸獻納日麗崆峒風酣章貢姑暫
駐於翠軺雪殘鳷鵲雲近蓬萊已催朝於紫禁某故家
薄宦平世凡材昔我先君雅締陳雷之好惟予伯父復
陪温石之游不圖氷幕之贅僚又隷霜臺而受察豈造
物曲憐其流落亦機緣適契於會逢恪共走趨惠祈涵
育孔融叙膺門之好顧私敬故之恩重耳徼楚國之波

尚溥及鄰之潤誓鞭鈍質祗服明條

通史提舉

六轡觀風共仰學齋之望一官贊畫濫陪計幕之招雖各異於司存亦均聯於體統其官五史名家四蜀奇氣益州自蠶叢而後于今幾年臨卭從鶴山以來惟公再見堂堂人物表表聲猷聯太微之積星出澤國之簜節春放秋斂奏報不待於申寅左鸞右鱣喧呼了無於庚癸於此見真儒之政夫豈若俗吏之為適觀長材因感

時事天地中間莫不順紛南北以求同國家閒暇及是
時宜中外之有託以仁義之澤墳篪羣有以道德之威
泰華四維豈繫重名不列要任宋三百載方重啟于太
平蜀第一流盡遂登於顯用其生聯屬籍壯忝世科閉
户讀書坐閱十年之光景研朱點易欲窺三聖之精微
詎期星使之禮羅亟上天朝之奏剡使易彼以就此將
舍舊而圖新遂令海霞島霰之緣轉作山雨浦雲之興
有嚴告至顧在受容楚材而晉用之盡歸坱圠秦弟則

吾不愛也諒茂町畦行赴臺叅先修函摯

通趙府判

昔拜龍門曾近尚書之台斗今隨壯轡或依別駕之屛星一見如平生之歡相與篤再世之契論心幸甚舞手躍然某官珪璋名流詩書道味凛清白操不染紈絝之塵為文章家自是衣冠之秀共惟先正夙號儒宗德望名聲獨冠端平之諸老言論風旨卓為元祐之全人由學妙於極先故名高於世表人仰善政知王氏之必興

天昌忠良果膺孫之有後是先世德不闡先猷維今朝
野之升平將為禮樂之制作有如公等宜在帝傍孤鶩
落霞之邊暫分風月金雀觚稜而上行曳星辰將宏試
於經綸用丕昭於風烈某十年濩落一第沈淪林下讀
書覺難甘於小隱牀頭有易差未至於全貧詎期星使
之禮羅忽上天朝之剡辟俾司畫諾適近照臨惟吾翁
而翁曾共論於莫逆令兄子猶子諒未忍於棄捐尚借
餘波庶全末路我雖異事覬聞樂石之規豈無他人願

廣本枝之庇

通黄提刑

繡衣出使新風采於大江以西油幕從軍望顔色于崇臺之下幸末路遭逢之巧在洪鈞陶鑄之中衔袁不文摳衣而進某官大名揭乎日月直節凛于氷霜為天地立心實本經綸之有學使鬼神破膽咸知操履之無瑕偉哉三館之英儲信是四明之瑞稟抽書金匱抗疏玉階陳孟氏仁義之言不負所學嚴昌黎佛老之辨欲正

人心引裾力冀於回天拂袖勇移於分月適被十行之寵來行千里之春富文忠大活飢民恩深青社狄梁公盡除淫祀聲動河南使華兼領於千倉帝意灼知其五善乃若春朝之元會畢然天筆之恩言謂吾民以食養生固資斂散惟本朝以仁立國尤重平反申命諏詢丕昭欽恤於桀崆峒之日不移益部之星然而時變罙艱事功何限峴山雲黯京觀未築於鯨鯢蜀道天高介胄久生於蟣蝨欲折此虜須用真儒甘泉論思會趣登於

顯用天章條奏願重致於太平㫬晚出單人早親諸老
半生迂拙欲潛窺往聖之精微末第沈㝠已消盡少年
之意氣錦正慙於學製琴乃使之改調比及三年齊瓜
之告熟久矣今既數月庚梅之獻笑隨之辟代已上於
奏函稟命實承於閫檄惠徼夏庇謹俟臺參一道之瞻
福星出處幸均於臨照百穀之仰膏雨始終端藉於生
成儻畧等威尚私鑒哉

通徐資相

碧幢列屬誰為東道之主人綠野棲賢賴有南州之高
士昔歿身於化治今頓首於師門不虛此行敢恭所事
大資相公四海典型之老兩朝文獻之儒偉節清風叔
向古稱於遺直全名盛福李昉見謂之善人固宜顓銀
臺批敕之權當玉堂揮翰之選豈特鴻文鉅筆一時鼓
舞於風雷每聞梗論危言千載煇光於日月抗疏破限
田之議騰章折閹豎之奸天為動容人皆吐舌至今談
者咸仰鳳凰之朝鳴想在當時能息鱔鰌之晝舞薦紳

楷寓汗簡流傳雖申公老成舉世方推其華皓而疏傳止足浮言莫得而磷緇亟挂衣冠甘安杖履然而不有君子何以慰望治之心所謂伊人詎容袖調元之手帝方注想公盍遄歸矧思青宮羽翼之勞宜正黄閣股肱之任獨樂園莾竹之趣固適雅懐天章閣筆札之陳乃關世運亟其來只毋或浩然

通鎮江守趙總領

帝命王人就臨重鎮官稱内史迸附屬城執摯有嚴修

辭以進其官兩朝開濟之業一家忠義之傳文武威風西平有子機神明鑒南嶽鍾靈若稽元勲疇似先正總八州而作都督屢立奇功率三軍以定中原期攄宿忿載旂常而孔偉辭袞繡而弗居有鼎彛未了之功留墳篪後來之秀器能是佀善慶彌長古風蕭蕭久無此魁壘鴻碩之望世德繼繼乃萃為倜儻奇偉之豪四海仰氷壺之名一時如泰山之重其仕郡國則稱循吏其立班行則謂端人羣公仗治辦之能當宁倚幹方之畧六

師餽餉賴周使臣千里蕃宣為漢刺史眷南徐之巨鎮號東土之雄藩自本朝建總臺實受江淮之財賦以名家兼郡紱密護京師之本根相望廣陵城一水之間尚想信國公千古之烈宜恢偉績增煥先猷豈惟表裏于山河終藉經綸于社稷

通繆吉州

大藩易鎮仰韋寢之凝清底幕服勞依儉池而泛綠以宦路驅馳之始在化鈞陶鑄之中遭逢甚奇歸倚惟謹

其官接永嘉諸老之派在咸淳君子之流真實身心寒
露清氷之凌厲光明正事秋霜烈日之肅嚴聲華甚都
步武孔碩曉趨閶闔方陪鵉禁之朝日遠長安遽請竹
符而去試觀汝川踰日之政允為江右列郡之魁治狀
既上於清朝恩旨俾遷於巨屏雲間幡蓋移來白鷺之
洲雨外穛蓑欣聽黃龍之詔方開藩之伊始屬艱糴之
隱憂富者擁紅腐而坐觀貧者擷烏麻而假息解劍指
廩矧春夏之方交炊沙作糜恐朝昏之不保賴有仁牧

蘇此疲氓聞道途之傳誦謂規畫之精密文潞公置羅
場一十八所惠及成都富丞相活饑民九十萬餘功高
青社仰明公救菑之政得前賢濟物之心共惟聖明適
求俊乂謂結輩治郡國固可蘇舂陵之氓謂長孺在朝
廷始足奪淮南之氣趣登禁近共贊昇平某鐙火半窻
齏鹽六館仕未能信乃俾著從事之衫誰適為容竊幸
入大夫之幕念平生恥同於俗子茲一旦獲事於吏師
誓氷櫱以求知望風霜之見赦推官理事不倦嘗景慕

於昔賢太守決郡如神尚庇存於下吏

通趙制置

大閫宣威屈金狨坐偏州假守依玉麟符念先世嘗事於名門喜今日復歸於化治歸心台斗頓首㮚和其官文武威風機神明鑒有大力量實鍾南嶽之靈號真英豪允謂西平之子功名赫奕忠孝光明自端平和戰以來至開慶艱危之際寬先皇之宵旰多名父之勳勞軍入洛陽雪列聖在天之憤威行沙漠折諸戎猾夏之心

屬峴首未靖於風塵而江面頗嚴於烽燧金陵江南佳麗閫上顧憂使君天下英雄賴公臨鎮感激受詔慷慨建牙總數路之賦輿授諸將之節制延州有小范西賊膽破於歌謡江上用魏公烏珠色動於券押號令嚴肅氣色精明方將輸治法而出征謀亦且做國人而討軍實深溝高壘繩聯而珠貫壯士大馬雲集而蝟興丕建駿功於昭先烈百年父老爭誇小忠獻之威風三世祖孫行繼大申公之相業

通淮東制使李端相

宣威舊鎮丕昭斧鉞之光分牧屬城遥借旌幢之廕昔嘗忝走趨之列今仍依節制之尊敢以一箋徹於六纛

其官天人風采王佐規模出隻手以扶乾坤成功不有噓寸膚而起海岱潤物無聲身繫國家之重輕名動關河之遠邇任兼將相而愛善類若圭璧身居邊境而惜民力如體膚兩晉以來惟羊祜在仁人之目三代而下獨孔明用王者之師頃從渚宮暫謁洛社屬逢燹徹乎

江上而氈裘徧於淮南上興拊髀之思公重致身之義朔方將士想子儀之重來西夏羌胡懼希文之忽至感激受詔慷慨渡江大幕府之宏開平山堂之增重嘗聞昔日廣陵坐鎮者十年其在當時淮上不驚於一矢今復借福力之鎮壓果又見邊塵之肅清方將輸治法出征謀開誠心布公道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迨天之未陰雨而綢繆相視時機恢復疆宇

通呂保相

崇臺督餉兼隆鈇鉞之權凋罿承流媿負摩符之寄疇
昔仰威名之重乃令竊庇覆之私遥望旌幢肅陳竿牘
某官名滿九牧氣蓋三軍傳六韜書能笞箠於羌虜佩
四將印欲纓繫於單于自結髪以從軍每枕戈而待敵
百戰百勝志洗天河之甲兵七縱七擒聲震江淮之草
木登壇受節杖鉞督師首巴蜀㬪荆襄所至捐軀而自
效膢臾吾髓沙漠誓不與敵以俱生項者平瀘之功與
夫援鄂之勇書之史策紀於太常將入贊於機廷尚出

臨於統府豈風寒數處正欠蔽遮而天險一江實資守禦非耆老熊當道之勢孰折佛貍飛渡之謀肆勞元勲誕膺重寄竝授諸將之節制兼總數道之賦輿屹萬里之長城增九鼎於吾國自西陵至白帝咸無羽檄之驚若蜀道上青天亦遂農桑之慶行鷹揚於戎旅即虎視於中原人思子儀若父凡直取神州赤縣之舊天生李晟為社稷峻陟斗樞黄道之間某簪槖故家衣冠末緒摩盾草檄屢隨出塞之行說劍論兵漫愛從軍之樂兹

忝分於陋郡幸逖隷於和門雖方嚴邊鄙之防諒亦念民社之責給餽餉而不絶尚少寛程督之威安田里而無愁當勉竭拊摩之力

通交代鄒通判

展驥足為别駕將催蓍底之朝遺鯉魚有素書來促瓜時之代結好允期於奕世納交本自於通家爰致報函肅迎都騎其官寛裕有君子之德通練擅能吏之名慶元掄魁故家宛其文獻武陽山水勝處鍾此材猷通籍

明光之庭奏最河陽之縣集玉京騎麐鳳宜著祖鞭汎
僊槎問斗牛乃題陳坐春臺四境沂海一歌比者以長
史之賢居然行大守之事興弊補廢適成凋瘵之餘醒
贖膏萎蘋復升平之觀行且被絲綸而朝矣何遽拂衣
裹而去之厥今日月清明六龍在御風雲際會羣鳳來
儀雖雅懷固在於愛山恐優詔未容於專壑神明佐郡
深諒父老之思剛正立朝行慶公侯之復

通許船場

刳木為舟有偉重臨之績載書入幕謬陪畫諾之游誼重同寅禮恭先甲其官志在利涉才若順流扣舷高歌不逐浮波而上下轉柁有力欲平大勢之重輕興念故家旌陽之僊來訪古洪督府之勝時惟海宇未靖濤瀾野渡而横孤月孰為樘柱江河而亡維楫寧勿淪胥行疇治艦之庸丕顯濟川之業所願聽渡江之擊相與觀越河之焚連檣五千雙已辦舳艫之銜尾破賊八十萬要令帆艡之飛烟其身世轉篷利名輕葉牽輓不上如

撑果老之鐵船積壓空多不過米家之書卷素昧藏壑之志率常載月而歸誰畀招旌俾參輓畫獨我從事正望中流之得壺及爾同僚毋若共舟之敵國行將繫纜即遂摳衣

通謝廣西帥胡都承

桂府价藩方重宸旒之南顧棠陰舊部徑煩牙纛之西行圻受隆知冐申私賀某官辟歷手段光霽胷襟特立獨行鬼神亦為之破膽大公至正天地實賴以立心四

海仰石壁之名一時如泰山之重孔明制夷人之變允謂知兵無忌輔晉室之興咸云似舅蓋衡嶽獨鍾於正氣宜長沙多出乎偉人觀所至之設施見平生之聚辨比下青冥之鉞來臨黄木之灣隸節度二十二州仰鄭尚書之威德焚淫祠千七百所偉狄梁公之英明海浪頻清瘴雲不翳適五筦謀詩書之帥衆切去思惟九重知文武之才就資移鎮自東徂西而靡憚由近及遠而翕孚將士歡迎喜我公之未老兒童歌舞誇吾父之重

求仁義前驅威聲丕聳元戎啟行十乘小煩鎮於帶蔘宰相禮絶百僚行見催於繡衮其苦無竒骨空有壯心説劍論兵漫愛從軍之樂摩盾草檄屢隨出塞之行嘗力戰以全蜀城亦偏師而當敵騎幸逃萬死已老半生薦假寵以試州俄纏悲於陟屺三年枕由身待盡於邱園一旦援琴恩許依於香火忽有來於吉語辱下釆於孤蹤念方辭西閫之招似難赴南轅之役冐致箋題以謝遥瞻旌節有嚴顧闒公辭曹雖莫效驅馳之事然蕭

何薦信終不忘特達之恩敬在下風以竢他日

賀包尚書除學士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

從雍轂班臨吳疊組曳尚書履方資顧問於清朝佩太守符乃總轉輸於諸道帝屈儒臣之重民欣舊牧之來輔藩增雄國計頗裕其官學臻聖處名滿世間中庸九經為國家本原甚正論語一半治天下績用彌彰講明禹稷之事為鄒夷管晏之功利獨殿諸老以覺斯民持藻鑑上星辰茂著立朝之績濟巨川作霖雨思宏澤物

之功適時有餽糧之憂以公當督餫之寄搴華嫣閣宅
牧蘇臺蓋將用周典以阜民詎止如漢人之給餉矧是
重來之城郭允宜潤及乎京師田野頌包家式表功名
之留遠中國相司馬適觀道德之成强其辱出師門欣
傳帝詒顧東南之民力竭矣孰與賜一分之寬令天下
之大老歸之願毋憂十年之蓄敢因私賀輒述公言

賀包尚書除端明樞密

峻陞紫殿密運洪樞來大老於海濱丕聳華夷之望用

真儒於天下誕和朝野之瞻兵本尊强廟謨宏遠其官
擔當宇宙力量掀揭日月聲名有孝肅公剛方得大臣
體由象山翁傳授爲學者師兩朝咸仰其儀型八坐獨
高于獻納淮南憚汲長孺頻寢姦謀江右有王茂洪何
憂世事蓋踐履素根於誠實宜觀聽易見於感孚方聖
明臨御之初聿新治化念耆舊凋零之後尚有老成播
告大廷超陞樞府人望翁服皆酌酒而賀范韓天聲奮
張可制挺而撻秦楚然而國脈未壯時弊日滋進取良

難固無復神州陸沉之責太平自叱或者咎江沱宴安之非况救楮之策已窮而通財之務尤急仰惟魁壘之壽儁必有經濟之遠圖成長治建久安初不出四書之外苟美名都顯號會當躋三代之隆其辱在門墻欣傳綸綍洪鈞轉一氣所願入於化鑪黃麻似六經尚竦聽於宣布

賀鄧侍郎除待制宫觀賜金帶

辭榮荷橐均秩慇宫花底退朝寵畀環金之飾松階候

對寢聯鳴玉之班偉聖主之優賢許從臣之請老其官稟天地中和之氣襲聖賢誠明之傳若范忠宣一生秖用二字如司馬相三代而後一人循良播重湖以南清節照普天之下頌興思於宣室遄趣對於延英從容九陛之前密勿四幾之奏華光勸講嘗啟沃於帝聽吏部典銓妙裁量於人品論思未究決去何輕甘辭天上之班聯歸作山中之法從詔札密封於泥紫服章光映乎腰黄綠野午橋月伴尋僊之棹青山流水春迷宴壽之

堂方將苦節以養高且復觀頤而自樂園林窮勝事入京洛九老之圖丹青贍老臣踵申潞二公之拜其莫迎歸騎欲走賀郵不善惟恐端明知正祈還錦言仁相從先生後願在執鞭

賀曾侍郎三除隆興兼轉運使

三錫綸函重臨繡部甘泉上雍世瞻筆槖之尊南浦西山習見節麾之熟潘條誕布使指有光其官魁從嫡傳公台偉器蚤仕承平之世諳練典章薦更煩劇之司兼

該流畧執筆密裨于公衮荷囊遂復於家邅有偉踐敭
無屢贊述思昔先正拂衣不附於權門至今清名垂旒
猶簡於世冑適寇盜馮陵於江右歎士民疲敝於兵間
疇咨伊漕之良往綏凋瘵歷數在朝之列孰可鎮臨肆
起耆英俾安黎庶遼殿峻陞於論譔价藩就督於轉輸
雖園林勝事鐘鼓清時方適午橋之樂然宮殿微風旌
旗暖日已嚴邪詔之頒煩騆度於周原喜馬諳於舊路
昔閱道重來於蜀郡人羙棠陰又魏公三判於相臺衆

誇枌社如公此出視古畧同所希布寛大之書亦冀攬澄清之轡激西江活涸鮒共仰台府之尊嚴集北斗騎麒麐即侍禁廷之密勿某短檠燈火太學齋鹽羣試別頭深懼有司之見棄偶逢具眼乃超諸子以先登莫鑽刺於旁蹊尚陸沈於債邑風波之所激射湯火之所煎熬殆哉岌乎慨其歎矣兹幸二天之可恃庶期百里之小安誓竭庸材恪遵明訓

賀曾運副除寶章閣待制陞轉運使

峻陞次對仍總轉輸立西清法從之班光華維舊鎮南昌都督之府號令重新益彰臺治之尊式表使名之正其官傳家文獻經世材猷數端平諸老之餘誰其存者負貞元朝士之望公獨巋然歷孔多設施有偉都司學宰相寀裡贊於鈞樞吏部掌銓衡蚤翺翔於禁橐燕適園林之勝優游香火之緣俄九重之興思侈三錫而出命鹿轓夙駕指朱簾畫棟之間壯轡載馳自太清紫霄而下福星所照和氣如春適兹滿歲之期特畀進班

之命寶儲上映於奎壁超陟松階龍光仍射於斗牛倍添棠景第恐聯飛於綈綠又將催侍於赭黃聽文德之麻亟正一相處中之任續宣靖之譜遹駿兩朝定策之勲某喜聽褒綸莫趨賀廡地方千里江山又借于照臨我獨二天風雨端祈于覆庇

賀張侍郎宫觀

恩榮銀信班峻琳宫人亦有言何損仲尼日月公歸無所盍依漢祖風雲瞻綠底之飛來表清衷之簡記其官

人品第一學問亞三有王佐材在廷無出其右真宰相
器非道不陳于前方曉夢之聽朝雞忽浮雲之變蒼狗
文潞本無嫌于質肅顧于我以何加元稹實自憎於晉
公姑待天之少定暫卷班于碧落且尋勝於清時遄興
宣室之思誕畀真庭之禄行趨劍履入覲柸棱君王問
長卿衮歸不遠中國相司馬環名繼來其欲趁庭趨恨
拘官守芙蓉隔楊柳之路問訊無從江梅託桃李之場
生成有望心思所及手筆莫殫

賀吳提刑

起家拜詔出節詳刑禮樂遣皇華風采自生于壯轡兵衛森畫戟先聲已振于虎城既就第以建臺即啟途而行部其官匡廬間氣洙泗正傳數我朝自韓呂以來故多名族獨諸吳如王謝之盛世有偉人積正心誠意之工夫裕尊主庇民之功業政事造化學問發皇何未聞廊廟之登竟復擁節麾而出維上所屬望公甚深謂一夫不獲予之辜惟良折獄若終身可行曰其恕有德惟

刑是資丹筆之春以廣紫雲之訓併鎮臨於統境兼節制於連營天落絲綸晝行錦繡褰帷以廣視聽想父老之聚觀登車而志澂清閱吏民之聳動豈惟萬物之吐氣遂令千里之宅生山為翠浪水作玉虹式布宣于寛大花入紫微椰連青瑣行趣召於禁嚴遂以中庸大學之書入贊慶歷元祐之治某銀津冷泒鐵硯寒生十年讀書不可謂無心於學一行作吏竟莫能換骨而仙徒慨慕乎古人頗見憐于諸老為饑所迫試令此來湯火

既極于煎熬瘡痍又難于摩拊幸逢繡斧之直指法當弩矢以前驅往拜崇台有隨梆傍花之樂願傳心印便吟風弄月而歸仰止高山有如白水

賀印安撫除樞密都承旨江西帥

顯奉明綸宏開大閫天樞維斗班通霄漢之間軍聲如雷徹動江淮之表帥垣既建敵膽自寒某官儒而知兵仁必有勇二難兄弟真為萬里長城一時公卿不恃干羣武騎慷慨赴功名之會笑談清邊鄙之塵適觀厥成

卓有所立方敵兵之飛渡致鄂渚之重圍環而攻之直
有韡鐵趯倒之意確不拔也誰收隻輪弗反之功惟内
有賢牧以固軍民之情惟外有膚使以趣水陸之陳翕
貔貅之賈勇息鴻雁之哀鳴韓愈傳宣遂解深州之難
李同督戰立成三鎮之勲由令而觀視古何媿上蓬萊
殿宜侍翠華黄屋之傍駐琵琶亭猶坐碧油紅旆之下
逞導機廷之旨誕增帥府之光豈但為第二層之規模
要當立上一著之根本必如陶侍中之機鋻必如羊荆

州之綏懷必收人心必壯形勢總十國而為連帥方重事權率三軍以定中原式觀遠畧其嘗蒙軫念欣隸走趨吾皇皇將何之自甘流滯視耿耿者尚在未忍沈冥覲鈇鉞之遥臨屬櫜鞬而請事殺賊奴取金印顧雖非天下之奇磨盾鼻草檄書政可説軍中之樂第陳忱悃敢畧佞訣

賀李都大

轂班立玉持節鑄金贊會計於版曹增暉郎宿主皁通

于圜府又煥使星昔辱出于師門今忝陪于𨐨幕摳衣
前賀衘袖具陳其官兩朝文獻之英四海典型之老斗
牛寶氣所禀得造化之清鳳凰羽儀其出為國家之瑞
顧前輩凋零之甚矣獨後林突兀以障之固嘗禆贊鈞
衡綜覈國政亦且參陪幕府諳練戎機歷麾節者幾遷
佚園林兮累歲天固留之為耆壽俊國亦幸哉有魁傑
儒比馳原隰之六絲往訪瀟湘之八景動揺山嶽衆方
仰于丹軺慶會風雲思趣還于粉署雖申昔命實表殊

恩覲日鼓于洪鑪遄山積于朽貫於惟宿望素穆具瞻
誦周訪落之詩屬更圖于新政聽唐供奉之典矧寢少
于舊臣上方疇咨史有故實炭陰陽銅萬物式彰坏冶
之勲霖旱歲舟巨川行廣鈞陶之業其夙嘗嚴事益更
重陳交大雅大忠辱深諒平生之素念小懟小好尚未
明力學之方甘安鉛槧以校書乃綴銅曹而贊畫當其
戒書冊祇戌之日適公持英蕩出使之時若有天焉孰
為地者故園桃李自欣春色之重來晚節栢松誓共歲

寒而不改第嚴修飭祗服馳驅

賀李提舉

皇華司庾紫氣隨車一道瞻為福之星光為東壁六月
遇可書之雨潤溥西江念昔忝于侍朝幸今依於屬部
具嚴削牘往候建臺其官六館儒宗九霄奎宿廬山高
幾千仞挺生人物之英太白後三百年遠紹文章之派
不入洛蜀諸賢之黨宛有乾淳大老之風共為名流夙
載華問清藜照夜已鄰碧落星辰早蓋行春乃賦蒼州

烟雨試數近日循良之牧孰知當世慈惠之師治狀既徹宸旒恩旨遂遷觴節馳一乘傳風行江右山川求千斯倉歡動田間父老時和已協入境之始年登可卜攬轡之餘歛散適宜激清有偉然時事正難於經濟而清朝方倚于彌諧為提舉而活饑民固願繼紫陽之政績位宰相而識大體盍亟恢文靖之家聲丕闡儒猷式扶世運某耕閒有味起廢無心為南豐香而一求森兵何樂負東籬菊而再出食糵粗甘歡傳駕牡之新聽共聽

雜之舊服在趨走惠徹庇存消田里歎愁當勉效民庸之課聞山嶽摇動終尚希使指之寬

又

肅擁皇華來詢紅腐東壁之星主圖籍曾是望郎西江之水活斗升新迎膚使曩幸接同朝之步武今恪恭屬部之等威褰帷所臨騎屋爭覩其官璧水儒英之傑出廬山偃侶之重來先朝重李昉曰善人典型是倡前輩稱文靖為名相學術可傳仰平生抱負之不凡信所學

宏深而有用謂時賢多持論者徒言窺姚姒逮莊騷若
吾儒不知政焉何必引夔龍陳堯舜是以甫班學館則
去而佐岳纔登祕邱則出以典藩流畧兼該體用具備
帝深嘉於郡最詔特畀予使華蓋江右當千里旱之餘
地力瘁矣使田間無三年蓄之恃民命伊何上屢顧憂
妙選諏度惟明指固莫先於斂散而先聲則尤繫於激
揚晦翁為浙右之行式觀偉績張相自京西而名丕對
殊褒遂挾豐年歸報明主其違離輦轂困躓林邱潸灑

淒涼永矣斷人生之樂土草饕蠶居然忘塵世之思清朝未忍於棄捐便郡仍叨於闕決絶歎贅員之落莫忽欣行部之照臨記嘗陪漢闕之衣冠幸今事周原之絲轡非敢恃舊知而攀附正深虞新令之森嚴拄笏看山其敢效晉人之放飲酒按事終尚希冀部之寛

賀安撫盧尚書

起鎮价藩宏開大閫班高八座本北斗喉舌之司權重十連臨南昌襟帶之地忝佐偏城而受察敢干記府以

通名某官其學為諸儒之宗所立在勝流之目嚴霜烈
日中涵天地之和威鳳祥麐出作東南之瑞標準一世
羽儀兩朝凡聞梅坡之名真若泰山之重識其小者僅
夸餘事之文章見而知之當攷平生之節概揮毫瑣闥
曳履禁班可繼袁高李藩之風能典伯夷后夔之事謂
且踐台斗而上矣胡遽卷霖雨而去之然嘉謀嘉猷上
方思于啟沃而至清至直衆咸息其退閑誕敓絲綸俾
立牙纛接衡廬分翼軫歡迎仁牧之來說禮樂敦詩書

丕犇元戎之令惟是時事之艱棘正賴儒術之經綸歐陽修何處得來式觀謀斷慕容恪為憂方大有賴折衝聽笳鼓之歸來步璣衡而直上棊𦬊無奇節薄有虛名綴慈恩塔上之題恍疑隔山廁貞元朝士之列已是中年明時未忍于棄捐便郡仍叨於閫決堪嗟淹滯喜際照臨輒自布其腹心敢僭希于羽翼共月千里誰憐吏隱之寂寥得厦萬間終託帥垣之寛大

賀鍾運使

觀風駕壯練日滌龜自江以西咸仰澂清之畧從天而下有隆飛輓之權昔嘗忝于走趨今復私於臨照是嚴削牘以賀建臺其官有憒世疾衰之心有學道愛人之政節操氷蘗直欲障流俗之瀾號令風霜端足落奸諛之膽項薜縈路來守偏城聽斷精明吏饕摧折拊摩切至民氣發舒其敏足以剸劇而撥煩其廉足以律貪而起懦條教肅而大姓不得以朘貧弱繩束急而羣譁不得以賊善良以至弛鹽禁以便民出帑藏以惠士凡此

異政俱可大書帝嘉渤海頡川之庸峻遷篋節公辭淮右湘南之役甘遁里門茲移奎壁之躔來隷斗牛之野雖無心于浪出奈有旨以趣行必將酌緩急以通轉輸權有無而通糴餉聳動一道激昂羣心畫棟鳴鑾方歡迎於膚使紅雲立鵠會入簉於侍臣其涉世似癡信書成誤壯年意氣欲驅馳天地之間中歲功名覺沈隨塵埃之境

賀費總領除將作監

峻陛繕監巍建總台幹江淮之賦淵連營給足寬東南之民力數道歡呼辱隷照臨僭陳慶幸其官天西瑞氣斗北大名老泉論事而比賈生精通世務師魯知兵而從魏國語練戎機所立煥乎前規其學根於絜矩固嘗更迭麾節談笑鎧碁山岳動揺應東國福星之見川雲飛泳喜西山爽氣之回朝武寢穹使華有燿適鏟鏑之未靖覺調食之孔艱萬竈雲屯炊沙之飽難恃千金日費破釜之策何時軍聲欲解於籧篨王事少煩於芭棚

爰領外農之寄仍還大匠之班王人所臨邊兵咸喜劉晏畫芻算鞭之智亦可行予陳恕題版押字之規正優為耳但使木牛之相踵會看鐵騎之和飛隨笳鼓以歸來步樞衡而穩上某夙懷奮厲竊嘆棲遲有味扶犂頗自適寛閒之野無心懷綬乃强臨凋陋之邦兹幸事於通儒諒俛矜于拙守湟中之粟萬斛願寛程督之威杜陵之廈千間終賴覆全之賜

賀孫提刑

衣繡祥刑褰帷問俗青綾夜直方催北闕之朝丹筆春流丕暢西江之福風霜高潔原隰光華其官端厚而高明疏通而詳練出塵標韵旁薄於玉京十二樓之間滿腹精神流動于鑑湖三百頃之上才望夙推於俊偉文章是特其緒餘踐敭華資培植遠器貳郡歌騰於沂海立朝班峻於太微自請漢符肎臨蕃國清香衛戟御屏侈循良之書紫界宮牆優詔趣望郎之入乃就攽於使節俾巍建於刑台蓋惟江右憔悴之氓居多茹枉須賴

天下端直之彥庶可洗寃六轡所臨十城丕聳必將奉
宣帝旨慰懌民情振風采以戢奸貪嚴教條以束豪猾
威稜既肅刑政自平毋使一夫之向隅當令萬物之吐
氣風酣章貢姑少駐於翠軿雲近蓬萊遄催登於紫禁
其奮身寒苦與俗酸鹹聽當年鵷鷺之行恍疑隔世負
終身烏烏之養空抱餘悲清朝未忍於棄捐便郡仍叨
於佐貳堪嗟淹滯喜際照臨輒自布其腹心敢僭希於
羽翼深慙不競負濂溪夫子之家聲所願前趨師泰山

先生之正學

賀建昌魏守轉官因任

恩來褒璽名在御屏河南治平之聲冠於列郡膠東勞來之賞賁自九霄既遷文品之崇式表藩條之煥其官儒雅飾吏平易近民生貴游家無麈柄唾壺之習凛清白操有囊螢雪案之功倦熏畫省之香來領紅泉之勝埽空吏蠹勸課農桑二千石惟良寢以詩書之澤十萬戶受福靄然田里之春乃增秩以示恩仍凝香而因任

關中既留蕭相喜遂所依朝廷深知弱翁行聞有名即繇選表入陟論思其欣聽除綸阻趨賀廡天子明見萬里共贊先皇之知人剌史入為三公願繼漢朝之盛事

賀魏建昌改知袁州

疏恩曉殿移鎮春臺碧澗銅陵正藹絝襦之詠紫泥金印又催旌旆之行地望罙崇事權增重其官謙以自牧和而不流笏比甘棠克增光於祖烈國非喬木蓋有謂於世臣由省府之握蘭來盱城而分竹民依愛日吏立

薄氷方茲蹈德而詠仁何期以大而易小雖仍飲西江之水覺難親北斗之光羣兒迎細侯尚想無邊之風月二州爭杜老莫留有脚之陽春第弱翁深得於見知恐寇恂未容於久借不煩席煖又拜詔温森戟凝香更布宣於寛大簪筆持槖遄峻陟於禁嚴其莫造賓閣敬修賀幅鵾鵬運海悵難逐於扶揺犬馬戀軒終尚祈於顧盻

賀錢建昌除直祕閣

課績名城通班邃閣圖書寓直於東壁朝武寢高旌麾
留鎮於南盱藩維增重詔鶬翻濕寢燕凝香其官寛以
有容威而不猛發奸若趙廣漢吏莫能欺孳强如諸葛
豐民有所恃桑麻千里襦袴萬家微而殘疾疲癃舉無
歎息愁恨民曰太守器能真當世之少雙帝有恩言政
事為所部之第一峻遷中祕式表外庸金闕碧門遥接
蓬萊之雲氣楓林楚水遥聞長樂之鐘聲其欣聽徳綸
阻趨賀廡宣室已思賈誼雖喜見於席前河内願借冠

恂幸姑遲于璽名

賀方寺丞除知建昌

覲天子所佩太守符衣冠拜紫宸親奉九重之問兵衛森晝戟試行千里之春竊自賀於照臨實不勝其幸會歡迎五馬遠致雙魚某官文獻相承風流是佋引夔龍陳堯舜嘗吐露於昌言窺姚姒逮莊騷克表章於世學竊覩新史歷載名臣當端平閭啓陰氣而開日月偉鐵菴老攄鯁論以抗雷霆由平生言論而觀皆斯世綱常

所繫歷陳幾疏獨奮孤忠四方傳誦其奏篇萬代深嘉其名節是生令德丕闡先猷適時盱母之江適資良牧儀圖名父之政疇若端人將出擁於旌麾先入瞻於旒扆得循吏布郡國有同漢室之盛時詔刺史至京師爰舉唐朝之故事想見殿廷之對務求田里之安仁聲載馳羣聽丕聳兒童候郭伋雖共欣阜蓋之來君王問長卿恐留侍紅雲之側某昔曾拜履今喜開藩竢及境以前迎豫飭函而往賀作中和之歌頌已沸歡謡宣寛大

之詔書式觀新政

賀段南安移鎮建昌

朱轓移鎮紫氣隨車穰綺騰歌春意滿梅岑之國旌麾改觀思光新竹使之符棲身幸在於綯僚頓首敢恭於執贄其官本領端厚材具恢宏心如明鏡之當空奸袞惕若家有怒笏之傳世忠義凛然其學則根乎典謨其政則行乎江浙蚤合鵷行之綴游勞皃鳥之飛夙聞諸老公言雅敬大賢偉節謂顧凱之為劇邑宰勇於愛民

謂富鄭公當新法行剛不奉詔一端甚美千載可書劃
天日之開明儼風雲之際會意且近積星而上矣何遽
遠層霄而去之乃奉十行寛大之書而播千里治平之
政發奸摘伏峒落震驚醒瞶膏萎田里欣暢德化既深
於橫浦仁聲轉入於盱江竊惟聖朝豈不望明公之入
言念凋壘正渴思賢牧之來姑煩汲汲以拊摩寧使徐
徐而朝覲會有政績大書貞觀屛風遄近清光親給天
章筆札

賀建昌柴通判

入朝天闕出擁星屛乘柯山雲靄而來先生朱轂分吁水風月之半喜動畫堂自欣列屬以為僚敢僭代庖而護篆棲身庇覆頓首候迎某官志業昭融器能恢偉筆端有口吐五千書傳之香胷次無塵鍾萬疊谿山之秀簪敝暉煌於奕世塤篪倡和於明時垂髫試中書堂盈箱盡讀唾手取進士第揮翰如飛定當簊台閣之間乃薦勞州縣之內既飛凫之直上猶展驥之平遷信知儒

者安行之規不為世俗速化之舉盱為支壘故自存曾
李之書公篤別車端足佐龔黃之政然時事正艱於經
濟而清朝方急於招來言觀温綸靡待煖席其奮身良
苦為學亦迂每嗟勛業之棲遲濫魁晚榜空閱年華之
晼晚來坐寒氊適逢闒決之虛强任攝承之責方虞蹶
等竊喜戒嚴敢敬摯於箋函冀亟驅於騶從遥瞻紫氣
行當奉印綬而還顒挹春風諒許侍屛筐之坐

水雲村稾卷九